

典藏版

Collected Works of Liu JianWei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柳建伟作品

柳建伟——著

永垂不朽 的声音

开辟一个了解中国当代文化的入口

莫言称他的《檀香刑》写的是一种声音。是的，是声音。这一嗓子中国气魄的声音连同他以前创造出的优秀作品组成的和声，已经形成了一首交响乐。这首交响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成为在世界各地舞台上频繁演奏的保留曲目。因为莫言用作品表现出的声音，是提醒人们牢记责任、荣誉和献身精神的声音。

这种声音肯定会永垂不朽。

——柳建伟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柳建伟作品

Collected Works of Liu JianWei

永垂不朽的声音

柳建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垂不朽的声音 / 柳建伟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404-6084-6

I. ①永… II. ①柳… III. ①文艺评论—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5820号

永垂不朽的声音

柳建伟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谢迪南 任勇文

书籍设计 萧睿子

内文排版 ray-studio 蔡翔子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970mm×68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70, 000

书 号: ISBN 978-7-5404-6084-6

定 价: 39.8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第 一 辑

人 物 论

目 录

第一辑 人物论

- 永垂不朽的声音 \ 001
- 伟大的夭折 \ 008
- 孤独幻想创作道路的终结 \ 024
- 立足本土的艰难远行 \ 036
- 永远的兄长：周大新 \ 045
- 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 \ 051
- 一个耐读的男人 \ 073
- 王朔为谁而歌 \ 078
- 成都的苦闷 \ 085
- 传奇女诗人和她的叙事长诗《火箭兵三部曲》 \ 092
- 对刘晓庆的一种心理解读 \ 096
- 何为良师 \ 102

第二辑 现象论

- 长篇小说中的哲学观念与结构 \ 111
- 秋爽居闲话 \ 146
- 瞄准生死劫 \ 157
- 多极化的文学与现实 \ 167
- 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 \ 176
- 响彻华夏大地的文学强音 \ 186
-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会过时 \ 192
- 游子的文学创作与故乡 \ 194
- 如何突破现实题材军事文学创作的瓶颈 \ 198
- 英雄主义应是我们永远高扬的主旋律 \ 203
- 正确认识和描绘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 205
- 大片时代中国电影的重大缺失 \ 209

第三辑 作品论

- 寻找那失传的活法 \ 217
- 谜一样的娜斯塔霞 \ 225
- 军旅文学黄金时代的纪念碑 \ 231

- 照亮历史天空的文学探照灯 \ 235
雷锋精神与当代作家的使命 \ 237
巾帼诗人唱大风 \ 242
红十字徽标下的坚守与承受 \ 245
雪落花开都无声 \ 249
奇文一出动天下 \ 252
我的心哟，在高原 \ 255
大珠小珠落玉盘 \ 258
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 26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 263
罪恶背后的真的洁白 \ 267
《药道》：“七零后”向经典致敬 \ 272
说说分寸 \ 275
《焦裕禄》：感天动地的生命交响曲 \ 283
行者的心音 \ 286
博采众长自然工 \ 289
《绝地逢生》：科学发展创造的奇迹 \ 292

第四辑 对话录

- 多元时代中的彷徨和迷失 \ 297
五十年光荣与梦想 \ 309
散文的黄钟大吕之音 \ 333
文学在“文化强国”中的作用 \ 343

第五辑 创作谈

- 《时代三部曲》前言 \ 353
怎样认识和描绘这个伟大的时代 \ 359
《SARS危机》后记 \ 364
向伟大的中国导弹工程兵致敬 \ 369
《北方城郭》与我的故乡 \ 371
我的故乡与我的孤独 \ 376
珍惜军队文艺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 379
不成样子的答谢 \ 382
做一个时代精神的歌者 \ 385
这是对我所走创作道路的奖赏 \ 387
作家如何面对现实 \ 389
写来写去三十年 \ 393

永垂不朽的声音

——我看莫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

给莫言写篇文章的想法，已经纠缠我许多年了，几乎和我做的文学梦一样的历史悠久。记得十六年前一个细雨霏霏的春夜里，莫言刚刚发表的《白狗秋千架》让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失眠的滋味儿。伴着新刊物的墨香气发了一两个时辰的呆，我生出了想为《白狗秋千架》写点什么的冲动。后来，我没有写。因为那时候的我面对现在我还认为可以列入世界短篇小说经典的《白狗秋千架》，也不过能写出一篇说得过去的读后感。

第二次想为莫言写篇文章，正是他的《红高粱》刚刚问世的时候。这时候，我已经读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枯河》，认为《红高粱》的价值远不如《白狗秋千架》和《透明的红萝卜》，在云南昆明的笔会上实实在在做了一回孤家寡人，心里不服，就想换成笔再战它三百合。后来，我还是没有写。我想我当时就是写了，也不会有人给我发表。那时，我们的文学还远远称不上多元，主流的声音都在为莫言引发的文学革命大声喝彩。但生性倔强的我，用一篇模仿莫言《红高粱》外形的小说，记录下了我对名噪一时的《红高粱》的态度。这篇小说便是我的中篇处女作《煞庄亡灵》。经过十多年时间的淘洗后，我认为我的这篇戏仿之作，在质地上和《红高粱》相距并没有云泥一样遥远的距离，而还是不能望《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中篇经典的项背。

再一次想为莫言写点什么，已经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已经在

军艺文学系读书了。一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莫言评周大新《伏牛》的文章，有些上火，想写文章为莫言师兄助拳。莫言的文章中披露，有人把他的爆炸式成名讥笑为“放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响屁”。当时，我想起了老杜在一千多年前为初唐四杰所受不公正评价愤然写下的两句话：“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想用一個响屁抹去《红高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的地位，哪怕在响屁前加上惊天动地这个修饰词，在我看来也需要理论理论。当然，在感情上，我也不能不站在莫言大师兄一边，何况我当时睡的床，莫言在七年前还在上面睡了两年。后来，我还是没有写。因为我发现手里拿的是一本旧杂志，惊天动地的响屁事件，已经过去四年了。我不禁哑然失笑。

后来，我也忙碌起来，已经不写对同时代作家作品评头论足的文章了。这也是听了朋友和老师的劝告，强迫自己不写的。据说当下的规矩之一就是作家看了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后，不能说这孩子将来要死或者这孩子将来要做大官这样的话，而只能哈哈一番。但即使如此，我见了莫言的作品，是马上就读，读了还是有这样那样的感想，有时手痒，是要记一些针针见血的文字的。不过，这些文字都只记在笔记本上了。我很想把我的一些感想说给莫言听听，可惜直到去年秋天，我才在军艺四十周年校庆时和莫言见了一面，没得到这种机会。看来，这篇文章是再也写不成了。

谁知事情有峰回路转的时候。四月底，开完青创会后我在北京小住，编辑《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的唐韵打电话约我给“双子座”栏目写篇文章，我一口答应了，就想写写这篇十几年没写成的文章，写写我眼里莫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时候了，我确实该写写莫言了，写写这个对我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影响的大师兄。去年三月，莫言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题为《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的精彩演讲，在谈到作家接受另外作家影响时，他这样讲道：“我想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书，实际是一次对话，甚至是一次恋爱，如果谈得投机，有可能成为终生伴侣；如果话不投机，就各奔前程。”我十分赞成莫言的这种说法，并把自己看成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暗恋者，甚而至于认为可与莫言的作品结为终生的伴侣。那就把这篇文章当成是一位暗恋者的一次袒露心迹的倾诉吧。我认为我的倾诉会非常结实和动人，因为在过去的十六年里，我不但读了莫言的从《红高粱家族》到《檀香刑》等八部长篇小说，从《民间音乐》

到《倒立》等五十八篇短篇小说，从《透明的红萝卜》到《师傅越来越幽默》等十余部中篇小说，而且读了他刚刚结集出版的四十五篇散文。

现在，我只是希望唐韵小师妹不要因为篇幅或其他什么问题，删去上面这个有点不合文章规矩的冗长的帽子，允许一个热恋者的语无伦次占据一些宝贵的版面。

下面，我开始我的正式诉说。

二

我把写《檀香刑》之前的莫言看成莫言的过去。上海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莫言小说精短系列》（三卷）披露，莫言的《售棉大路》和《民间音乐》是他最早创作并公开发表的作品，时间在一九八三年一月。时年莫言二十八岁。二十八岁发表处女作，可见他不是在一个在文学上早慧的人。四十岁，莫言发表《丰乳肥臀》的时候，他已经大大有名了，而且是早就名满天下了。用十二年时间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同时代中国作家，屈指可数。同时，在这屈指可数的作家当中，能称得上作家的，莫言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作出这种判断，是要得罪一些人的，但我不能不这么说。我想我还能讲清其中的道理。

在这十二年当中，中国的文学人物，出现过荡起不同样式潮流的显赫人物，如韩少功、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残雪、王安忆、刘震云等，莫言作为八五年所谓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与以上人物对文学史的贡献相比，一点都不小。在这十二年当中，中国的文学作品，出现了不同体裁和不同艺术风格的经典作品，如《古船》《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废都》《心灵史》《我与地坛》《九月寓言》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名列其中，也毫不逊色。在五十岁以下的作家中，到今天，在弄潮和弄作品两方面依然双赢的作家，除了莫言，确实已经不多了。时间确实能让一切泡沫破灭，让一切水份蒸发。

在这十二年间，中国文坛上可谓热闹非凡，城头频换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两年，从寻根派到新写实、新体验、新历史主义，残酷的时间不知淘尽多少英雄人物。今天，当大潮退去后，摇摇晃晃能在滩头站立行走的

人，委实已经不多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或者听到，对这十年文学潮进行深层反省的声音。我们现在应该承认，那十余年的文学革命，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作秀的表演。

在这十余年的弄潮过程中，莫言毫无疑问是最虔诚、最认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仅就从向西方20世纪文学学习而言，莫言也是修炼最久、走得最远的一个。同时，和江南才子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弄潮儿相比，莫言也显得太执拗了。当余华从《呼喊与细雨》转向《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莫言写了《酒国》和《食草家族》这样两部据说连欧美人都觉得前卫、中国批评界却保持缄默的奇异作品。

因此，把莫言看成长达十年文学革命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也只有他坚持了下来，并用他的劳作对西方产生了一些反作用。《丰乳肥臀》作为莫言这一阶段的总结之作，给他带来的并不是一枚货真价实的正果。抛却这部作品在长篇小说技术上存在的硬伤不谈，莫言这一阶段对非理性的放纵，恐怕也不能算作超一流大师的作为。这部小说没能在内心征服中国的读者和同行，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部作品对于莫言、对于中国的文学，依然相当重要。1998年，阿来的《尘埃落定》问世后，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最全面、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我认为它在对中国同时代作家的启发意义上，对于中国文学未来的影响力上，则不如《丰乳肥臀》来得丰富和强烈。

我之所以重视莫言的《丰乳肥臀》，还在于它保留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这类作品中最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已经被技术和过分放纵的语言搞得面目全非了。

我十分热爱这个时段莫言的作品。因为它们可以作为一种研究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具说服力的化石。

三

我把写出了《檀香刑》和目前频繁出现在各种选刊上的《倒立》《冰雪美人》等短篇小说的莫言当成他的现在。

《檀香刑》被编者和媒体认为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对拉美魔

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反动。莫言本人在该书的后记里也说他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远离了拉美和西方，还称远离得还不够。最近，莫言在接受凤凰卫视女记者许戈辉的采访时，也明确表示他写这部书已经彻底摆脱了福克纳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家的影响。我不太赞同这种说法，尽管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就是莫言本人。莫言现在谈创作时，已经很福克纳化了。福克纳说他写小说，是因为看到有个作家可以上午写作下午坐到咖啡馆喝咖啡，很羡慕，因此辞职专事写作。莫言说他写作是为了一天三顿饭都能吃上肉馅的饺子。福克纳用多部作品虚构了约克玛帕塔法县，莫言虚构了高密东北乡，并称自己是后起的强盗，胆子比福克纳前辈更大，骗得美、日的汉学家到山东考证某个物件跑了许多冤枉路。像福克纳和莫言这类已经可以在现实和想像两个世界获得免签待遇的作家的创作谈是靠不住的。只有傻瓜才相信《喧哗与骚动》是把一个故事写了五遍的组合家具。

在我看来，《檀香刑》既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大书，又是莫言甚至于中国文学学习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的真正集大成之作和入了化境之书。如果莫言没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浸淫十余年，他不可能把中国民间戏剧的叙事手段在《檀香刑》里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莫言没有这样熟知中国的戏剧，他也不可能把小说的叙事艺术提升到西方作家目前也无法企及的程度。和《檀香刑》宏大而丰富、错落而缜密的叙事相比，《喧哗与骚动》的叙事就显得生硬而还有点小鼻子小眼了。至于人物的典型性、情节的曲折性、生活的丰富性和作品的完整性，《檀香刑》都不在《喧哗与骚动》之下，有些地方已经青出于蓝了。譬如，《檀香刑》就用不着在十五年后，再补写一个《喧哗与骚动》里《康普森家谱》之类的东西，用于弥补人物前史和背景的缺失。一个产生不了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产生了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而不敢宣扬承认的民族似乎更加悲哀。基于这种考虑，我写下了把《檀香刑》和《喧哗与骚动》比较的一点文字。

也许莫言本人都不愿意承认《檀香刑》和《喧哗与骚动》还存在什么关系，但我相信这种关系是存在的，只是莫言已经把《檀香刑》写到了从技术层面上看不出任何别的产品影响的成熟程度了。《檀香刑》应该被莫言看作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现在的莫言，在我看来，比过去的莫言，对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作家

来说，更加珍贵和重要。他凭借自己超人的才华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檀香刑》里，完成了古典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一次完美的整合。借此，莫言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全面超越。分析《檀香刑》的总体成就，是专业评论家们的功课。作为莫言的同行，我很羡慕他在语言上让人望尘莫及的巨大才华，并对他在历史观上由是非层面跃升至利害层面表示衷心的祝贺。因为这种飞跃，《檀香刑》肯定不会再出现因为艺术之外的所有争议了。只要看看这部作品中写袁世凯的段落，便可知《檀香刑》对人类的悲悯和同情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了。

四

莫言的未来会怎么样？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莫言的短篇小说集里印出了这样一段文字：“这些从肥沃而丰富的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品，使莫言与任何一位短篇小说大师（如契诃夫、莫泊桑、福克纳）相比都毫不逊色。”谦虚惯了并且都有点厚古薄今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恐怕认为这有点吹牛的嫌疑。可是，看看我们已经认可的短篇大师留的短篇小说遗产，我们就清楚莫言其实已经悄然走近了他们。契诃夫留的名篇，有《带阁楼的房子》《万尼亚舅舅》《变色龙》，莫泊桑留下的名篇有《项链》《于勒叔叔》《儿子》等，福克纳留下的名篇有《所有不复存在的飞行员》《纪念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等。莫言的《秋千架》《枯河》《拇指铐》《断手》难道不是名篇吗？如果再加上《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酒国》和《檀香刑》呢？是不是该尊称一声莫言大师？我看我们不要再这么吝啬了。

去年十月份，瑞典皇家学院把诺贝尔奖授给了法籍华人高行健。这件事至少让中国人觉得中国的优秀作家已经不比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差了。去年冬天，我曾撰文说二十年内中国的莫言和阿来有望以中国本土作家的身份获得一次诺贝尔奖。现在，看了《檀香刑》，我想修订一下我的看法。诺贝尔赏金，对于未来的莫言，已经无关紧要了。

莫言称他的《檀香刑》写的是一种声音。是的，是声音。这一嗓子中国气魄的声音连同他以前创造出的优秀作品组成的和声，已经形成了一首

交响乐。这首交响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成为在世界各地舞台上频繁演奏的保留曲目。因为莫言用作品表现出的声音，是提醒人们牢记责任、荣誉和献身精神的声音。

这种声音肯定会永垂不朽。

2001.6.1凌晨于成都

伟大的夭折

——硬谈《古船》及其他

实话说，我们苦苦地等待能够配得上《古船》的批评已有两年多了。其间，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鲁枢元、雷达、吴亮和刘再复的据称“从不同角度的精彩批评”，但这种等待并不因此减弱分毫，以致不愿再被动地保持沉默了。虽然我们确信，《古船》是当代文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一块狗头金，但我们不愿如作者那般淡泊地说：让历史去评判吧。因为出现的对《古船》的外热内冷和敷衍了事与我们这个因讲效率讲信息著称的时代太不相称了。

一百五十年前，十二万八千字的《当代英雄》出版，同年，别林斯基长达七万字的专评即付梓刊印。1859年，《奥勃罗莫夫》出版，同年20五岁的杜勃罗留勃夫发表了四万余字的长文《什么是奥勃罗莫夫的性格》，从此改变了冈察罗夫君被公众冷落现状。那时，俄国作家找一真正的知音太容易了！公众对批评家的敬仰不亚于对作家的敬仰，因为他们清楚：没有这些批评家，就很难奢望19世纪俄国文学的辉煌。时下，很难在作家圈子里听到对某位评家由衷的钦佩了。四川作家周克芹曾撰文呼吁批评家要特别关注《古船》，不见回声。批评家和作家那种血肉联系未经声明就断裂了。《古船》发表已有三年。三年不算长。可是三年的不被认识，对于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委实太残酷了。这三年，我们仅见到张炜对《古船》讲只配作续貂的狗尾的《蘑菇七种》。听说他做副市长去了，或许他已在官场上找到了知己，有了乐不思蜀之心。

郑朝宗先生最近撰文说：“直到现在为止，关于此书（指《管锥编》）的评介文章似乎还停留在一般的推荐阶段上，没有触及真正的探微

之处，因此其作者的真面目还若隐若现。倘任其继续下去，则名噪一时的《管锥编》也有可能沦为钱先生所说的俗学。”（《显学与俗学新解》（载《人民日报》1989.11.3八版）郑先生又说：“每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出现时，其国之学者群趋若鹜，争相研诵，然后著为文章，各抒己见，由于各人水平不同，其高者探骊得珠，与作者意会神合；其低者则仅得皮毛，使原作面貌全非。使显学变为俗学的正是后一种人。”

钱先生已被誉为博大精深的文化昆仑，欲强奸他，除了需有不可扼制的情欲，大抵还得加上一个近乎无耻的大胆。文学界尚无获此殊荣者，都以能领两三年风骚为祖坟冒烟的奇迹，显学、俗学之外，批评家又创了一学，郑先生就不知道了。新时期文学之骁将，大抵属学之后进，作品时被人称道，但捉襟见肘处历历，能得名评家赐字，已属不易，也就眼睁睁看着评家拿来蹂躏，不敢作声了。便是有了《古船》这样的作品，其效用也只配用来印证批评家的某种体系的包罗万象或某种思想的博大精深。批评家这样做出的学问，与显学俗学都不搭界了。

这是一种极霸道的批评，极有欺骗性，流弊无穷。为了使读者不致雾失楼台，我们只好拿刘再复发在《当代》杂志上的《〈古船〉之谜和我的思考》略作品评。刘文中心是读出了隋抱朴身上的原罪感，不还把抱朴与圣雄甘地和老年托尔斯泰作了对比。初读此文，颇有一丝新鲜感，再读，就闻见了王荆公强改他人诗的豪取意味。文章第二节搬出孔老二、鲁迅等人的言行证明中国人无真正的宗教信仰，并指出“无宗教信仰也就没有原罪感”，接着又说：“小说的主人公隋抱朴是一个具有原罪感的人物。”前后分明出现了矛盾，下文却不见论及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如果仅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此文作为名评家的应景文章加以原谅。实际上呢？刘再复把张炜描写见素的章节硬搬到抱朴头上了。刘文中有四处引了《古船》原文，张冠李戴两处。这并不是疏忽，有心的读者对照《古船》即可明白我们并非信口雌黄。刘文的治学态度让我们难受。为什么刘再复不能用读鲁迅的严谨来读《古船》？刘再复曾惊讶：“一个才刚满三十岁的年轻作家，竟会展开这种独特的思维，他的人间的爱竟是这么深沉？”这就大有孺子可教的导师口吻了。难道刘再复忘记了巴尔扎克写出《高老头》时也只有三十四岁？悲乎，中国学界的崇拜名人情结和成名情结！

刘再复是以抛出《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而名世的。鲁枢元也

在苦心经营以审美通感为中心的批评体系；雷达这几年追求的是全面评介文坛，颇得别林斯基遗风；曾镇南似乎落后了，仍在鼎力向读者推荐某一篇作品，但读者已不大信他，因为他把珠子遗失太多。把这些评界的名流放在一起考察，不难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自身的形象惨淡经营。不客气地说：“体系”和“创新”这两个词这几年在学术界的泛滥危害甚烈。在批评界，表现为把公众甚至连作家都抛开不管。实际上，再伟大的批评家，也只有在与公众有了共同的信念之后，才能表达对文学价值的看法。远远地眺望是不够的。

身为批评界的人，大约是该为这样一种现象反思了：本世纪的批评空前热闹，经历了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社会学批评、符号学批评、对话批评，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年。为什么在这种氛围的滋润下，并没有诞生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式的空前绝后的天才？外国评家又在复古了，我们的某些批评家却在炒人家的剩饭。这几年，我们的批评像我们的创作一样，把本世纪产生的一切流派都玩了一个遍，渴望缩短与潮流的差距之心昭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本世纪文学流派之多，除了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之外，还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19世纪文学，本世纪初看去，正如18世纪看莎士比亚，自感难以企及。面对高山林立的19世纪，又要证明自身曾经活过、创造过，手法和角度备受青睐并得到发展自然而然，甚至不惜变形以取悦世人实属正常。纪德、卡夫卡、加缪之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李贺之于杜甫、韩愈，前者只是奇才，而非大才，前者走偏狭蹊径，后者包万像世界。《古船》作者张炜也说：“巴尔扎克如巨石，马尔克斯是一只蝓蝓笼子。”现在文学潮流的复古恰恰说明文学自身发展是有大循环规律可循的。何况我们连自己配得上纪德、卡夫卡的人还没诞生，去玩符号学、结构主义的批评把系统论引入批评，与50年代我们经济上的赶英超英并无区别。中国文人常揣镜子照别人批评，殊不知这是货真价实的五十步笑百步。

我们看重《古船》，并不是觉着它已经十分辉煌，恰恰是因为那种叫我们扼腕的伟大的夭折。本来它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学的骄傲。因此，就某些地方剖析它，是我们当代文学取得福音的一条途径。《古船》是四十年来最复杂、最宏大的一部作品。它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展示当代中国人心史的画卷。

对《古船》这部作品，要么什么也别说，做一个欣赏家就够了，要么就要做一个翻译兼解说家，说很多很多。前一种是读者的立场，后一种是面对公众的批评家的立场。19世纪俄国《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都不大吝惜版面给长篇批评，而我们的《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每期都把批评的页码限死了，有些时候干脆不要批评。很难说这不是个失误。除了批评家，一般读者是不愿寻找专登批评的期刊的。这导致了許多有苗头的作品自生自灭。这篇写给《当代》的文章在篇幅上就很犯踌躇。又要谈《古船》，又要算字数，只好硬谈，扼要地谈。

《古船》是那种用任何诉诸原因的分析都不能穷尽其意义的作品，这是它表现出的大手笔的特征。张炜才能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生活的完整性表现出来。他那种极富魅力的、深沉的、全面的摄取生活的能力，常使我们想起巴尔扎克；他那种对隐秘的人心的细致入微的体察，对生存在困境中的人类倾注的绵绵不断的爱恋，对人类生活中的自然的和两个世界里现实和精神本质的不怕陷入二律背反困境的苦苦思索，又使我们怀疑他的《古船》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他的极像爱滋病毒一样沾上就不能自拔的苦难意识、对伦理道德的万分推重、对堕落的灵魂的想方设法的拯救，很自然地让我们重新体验一次老年托尔斯式的精神苦闷；他对表现手法的兼收并蓄，几乎要让我们在这一部书里领略完文学史上大小技巧的全部风光。张炜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大肚子山东人。他把这样多庞杂丰富的食物全部吞进肚里去了。这是一种旷世奇才的牙口。只是他的胃似乎多少有点负担不起。

这种博杂奠定了《古船》的恢宏气势。在这一点上，当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望其项背。四十年社会风云、三大家族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四五十个有名有姓人物的欢乐和悲哀，在二十八万字的行间里表露得清清楚楚。关键是在这样浓重厚大的背景上，有赵炳、抱朴、见素、张王氏、含章雕塑般地活脱了出来，难道还不该称赞它一句“了不起”吗？

张炜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攀登之路，他的眼睛始终盯着世界文化史上的巨峰，我们甚至可以听到他对自己的鼓励：超越他们。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古船》里运用了十八般武艺，甚至略知西洋绘画和国画在透视方法上大相径庭，仍要用它们共同完成一幅画。他明知现在这种叙事，